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百七十九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六

土宜

水利二

續文獻通考明洪武八年十月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明史沐英傳英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較屯田

增損以為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無復水患子春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為立祠祀之

續文獻通考永樂元年四月設溧水縣廣通鎮閘壩置閘官一員直隸和州吏目張良興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為水渰祈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

滯從之

又宣德四年五月福建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
田百餘頃舊隄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田荒永樂
中縣民嘗奏請築隄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
未嘗興築民不得耕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因諭尚書
吳中曰陂池隄堰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
申飭郡縣務及時修濬慢令者罪之

大政紀成化元年十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開龍首

鄭白二渠功成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
居民病之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
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過巖石則聚
火鎔鑠而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
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夏原吉奏治蘇松水利疏臣按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
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
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

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於海但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塞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狹淺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倉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湖沙漸漲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灔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功今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繫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

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
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
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
之迹每年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可
成於民為便也

吳巖興水利以充國賦疏竊惟國家財賦多出於東南
而東南財賦皆資於水利近年以來東南地方下流淤

塞圍岸傾頽臣等悉心推究東南水利之切要者二事
一疏濬下流嘗考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
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由三江以入於海
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潴而三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禹
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已若下流淤湮衆水泛
溢滄沒禾稼為害匪輕為今之計要在隨其源委相其
利害酌量便宜為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劉家河北
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北蘇州南北

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之南北與白茆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於其中而並入於海此所謂源委者也就其中論之蘇州之七浦塘劉家河松江之大黃浦並皆深闊通利無阻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今二十五六年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今六十有餘年間之白茆入海之處潮沙壅積勢若丘阜吳淞雖名一江僅如溝洫潮回水落雖舟楫亦艱於行其旁渠港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曷

歸加以霖霖能不泛溢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
白茆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劉家河則蘇州東北之水
有所歸而不積矣濬吳淞一江使之通利如大黃浦則
吳淞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一修築圍岸臣
嘗考之浙西之田高下不等隨其多寡各自成圍遠近
相望吳越以來素稱膏腴宋儒范仲淹嘗論於朝曰江
南圍田中有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
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雖然圍田全仗

乎岸塍岸塍常利於修築修築堅完旱澇有備否則反
是臣願自今以後每歲於農隙之時治農府州縣官督
令田主佃戶各將圍田取土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
涸則仍築其外務令高閘堅固可通往來隨其旱澇而
車戽出入如此先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

徐貫治東南水患疏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
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
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

地疏濬深濶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
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
以達於海開白茆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
水以注於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湖水以達於海
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水之淒涇洩天目諸山之水
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
入於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
上流疏通不復湮滯人無墊溺之憂歲有豐稔之望

葉紳請治水以防災荒疏竊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一半況他郡所輸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為粳稻誠國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脉不可一日而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為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亦重矣夫天目諸山之水潄為太湖而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由江湖以入於海聞昔人於溧陽則為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道其流惟是入海

之處潮汐往來易為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置
撩淺之夫以時浚治僅免水患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
致諸湖巨浸壅遏其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
膏腴或堰而為田築而為圃是以滄沒田疇漂淪廬舍
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澇迨五年復澇今歲大水視
昔尤甚伏祈聖明思念東南大害於廷臣中選差有才
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節鉞重以委任會同撫按
講求民瘼設法賑恤俟民困稍甦然後指定地方分投

相視何地為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為太湖入海之道自源徂流一一講究相與度其經費量其事期然後大加浚治使下流得以宣洩然當此饑饉之際欲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之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能不重困也

大政紀嘉靖三年大理卿鄭岳上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於海盧易滹沱流離漳洺衛沁洛瀍其大也宜督居民瀕水開田築隄防以障汎溢鑿溝渠

以通灌溉其平疇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洫澮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諳水利者居之督率郡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為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從之乃命各撫按官會同二司隨宜舉行

胡體乾修舉水利疏禹之治水有三導川入海洩之以去害也潴水為澤蓄之以興利也濬畎及川又之以播種也蓋高山大原衆水雜流必有一低下處為之壑如

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緒萬理朝中必
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為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
漢是也今以三吳水利觀之有宣歙杭湖數郡之山原
而導之得所入然後有太湖之汪洋有太湖環五百里
之容受而洩之得所歸然後有蘇松常五郡之財賦漫
衍浸注為蕩為漾縱橫分合為濱為塘於是江浦領之
徑帶迂迴而放之海此吳中形勢之大都亦諸方言水
利之準則矣禹貢載治水成功則曰九川滌源九澤既

陂四海會同而盡力溝洫乃則壤隩宅中事也故總叙其事不過始之以決九川距四海終之以濬畎澮距川今列水利事宜一曰禁淤湖蕩廣水利之翕聚也二曰疏經河通其幹也三曰開溝渠濬其支也四曰築隄岸防川澤之泛濫固田間之圍攔也并山鄉積水沿海護塘共為六條所採昔人之議俱江南治水方略引以為例他可類推云

呂光洵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臣聞善治病者必攻

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為五事仰俟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潴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潴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

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河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黃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太湖之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

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道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潴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滯無所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

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邾亶亦云治河

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故老以為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

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慢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即沮洳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論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置閘時其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洩其流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而宋臣邾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導

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為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為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為

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為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至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斂於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年未完錢糧係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倣宋臣范仲

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健有力者為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令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邱濬大學衍義補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行率多洿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便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農夫終歲

勤苦盼盼然而望此麥禾以為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澇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為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又隨地勢各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為之細

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
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
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
亦不能為害矣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
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為長堤高一二丈許則衆溝
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淹沒之苦生民享
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端也

嚴訥水利圩圖論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

為最蘇松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而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濕岸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茫茫起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岸或咫尺隙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水不及溉者則又終古為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為旱澇備而所能蓄洩者以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桔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

龜坼田不乏溉歲苦潦則岸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
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疏濬失宜恒雨注積
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許而膏腴汨為巨浸不能
與下濕者論良瘠矣廟堂深為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
臣專董水政林公承簡書之重躬櫓載之勤周爰咨度
尋源徹委決壅導積滌茹存匪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
之閘之以為宣節之大計者既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
圩岸為切務而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

而厚浮令梓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凡閱
歲而次第告成故老相傳以為正德庚午嘉靖辛酉纔
淫雨匝旦漂沒無算今浹月而民幸不悉魚者先
見之豫圖而成勞之陰賜也

張漸淮鳳墾田議往年出守廬陽巡行阡陌勸民開塘
蓄水又嘗往來鳳淮兩府之間一望數十里皆紅蓼黃
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則
澇蓋雨多則橫潦瀾漫無所歸東無雨則任其焦萎救

濟無所資夫水土不平耕作無所施力必先度量地勢
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
潦之水官道之水設大隄以通行偏小之邨亦增卑以
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
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行多開塘堰以潴蓄之夏潦之
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行
地多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
遍野皆衣食之資矣

圖書編論浚渠築堰禹之治水不過曰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而已而天下之言智者莫踰焉何哉洪範
五行水曰潤下知水之性潤下則知禹之治水矣是故
先決九川以導於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畎澮以
距於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此所以九州同四隩宅而
萬世永利也商之衰也五行之官世失其業周人始命
遂人十夫為溝百夫為洫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而溝洫
之制始立稻人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而溝洫之制益詳至於匠人氏
又辨其深廣之度而通其蓄洩之宜其法可謂盡善矣
然周人豈夷陵谷而為之哉亦不過因其自然之利而
修伯禹之故而已周之衰也遂人稻人匠人之官又世
失其業列國之君皆自利以病人國暴秦之興又廢溝
洫開阡陌而水利廢矣是故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
惠文翁穿洩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
有稻粱之詠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謡許

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為膏腴趙尚寬
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變為沃壤之數君子
者孰非因其自然之利而修其已然之法哉謂之得周
官之遺意亦可也國家司空有總職水利有專官省以
督之府府以督之縣而縣之陂塘圩堰又莫不有長重
以憲臣之稽察皆以愍惠元元而興水利也然遇水旱
民輒告病者是必有其故矣此無他陂塘圩堰之長皆
失其業而郡縣長吏又莫之省憂故也欲修周官之職

加疏濬之功通灌溉之利絕漂沒之患甚盛心也愚者
以為周官之職不可卒復而溝洫之遺意尚可尋周
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因水勢
則其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為今之
計莫若申飭郡縣長史督率陂塘圩堰之長察水勢之
曲直原地勢之高卑可堤則堤可決則決因陂塘圩堰
之舊加疏濬築塞之功而又嚴侵占之禁明考課之法
則灌溉之利興漂沒之患免矣雖然賈讓有言曰立國

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利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
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為圩澤使秋水多得所休
息左右游波寬衍而不迫此誠萬世水利之上策

又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
川之水必就窪而為湖溝因水漱防因水淫淵因水蟄
折而向於渠為湖為渚也湖渚多而天下西北之水不
助河而為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
之盛由五事宣八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淫溢之災無轉

漕輸將之費而封濬分畫功臻於永賴此謂本務

又伊洛水田議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為之矣如太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宣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臯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為渠流入於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

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比之蘇松猶為輕則即不盡水田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為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亦或稍致饒裕如永寧嵩縣也糧則稍重於輸將不為難予請輕折而不得欲興水田以利斯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心又以為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為此也且著為議以告後來者

又江西水利議江西列郡為州者一為縣者七十有二

陂塘無慮數萬有奇以興一方之水利宜大有益於民
事者乃今修濬方新而旋復壅決所在控告者月無虛
牘而民事無補矣推原其故則以溝洫久廢互相因循
莫為修舉曰富強自為封殖也曰貧瘠苦於資計也曰
勢分而衆心易媮也曰利鉅而當事易撼也又其大者
江湍湖匯勢易毀鬲而平豐等處一決輒數百丈彭蠡
四際一漲率為巨浸膏腴汙萊人謀無措也且職水利
者奉上官之檄至捉里胥以夫應致使旱乾水溢待命

於天或者歸諸氣數適然委之無可奈何焉非民之利也昔唐韋丹為江西觀察築隄捍江為陂塘五百餘所溉田萬有二千頃功德被於八州茲江右之地皆當時故趾彼既築以利民若此況於數百載之後求其故智安得藉口於杜亞先事之無功而並棄賈讓之下策乎是故在高原宜鑿池引水以資其利在下隰宜築隄開港以殺其勢門閘不復修舉壩堰之策猶可行也民力宜恤三時務農之後亦可勞也專利之禁必嚴而曲防

者有罪議貸之令必申而愔事者無赦擇賢吏焉專其
委任俾利建百年勿惜一時之費計安萬姓勿恤一人
之讟如是而水利不興未之見矣

滇南水利策滇南水利於天下猶之彈丸黑子也然而
滇之人非穀不養穀非農不入農非水利不殖夫曲靖
之水洱海之旱患之久矣而未聞有治之者不重也曲
靖之水前未有也蓋諸山源水合流南出東則東山西
則真峯山東焉中為草場舊稱荒海水至以通流水去

以牧馬既而馬廢不牧地聽開墾稍稍築圍然未甚也
近十歲間則悉覈而征之於是起圍徧於荒海而水之
所委無幾矣迺始歲歲患潦而民之黃糧軍之屯糧胥
病矣及水之盛則或決圍而圍田亦病矣夫其所為病
如此治而愈之非難也而有不能者蓋有二焉官不能
捐稍入之利而武弁豪右窟穴其間者倡為成功之說
忍而不能去奈何其以小利害大事也謂宜博詢利害
即不盡除猶當先其甚者去之官減其額歲歲稍除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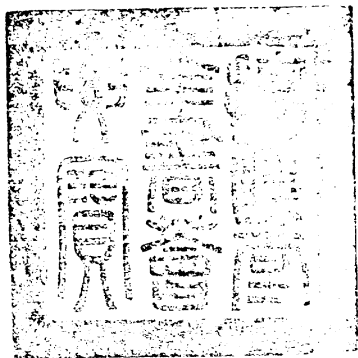
以水不為災而止可矣故曰審計為急也洱海之旱非
他也梁王山之水分流而下者故皆有壩蓄之諸甸今
略已湮廢而青海周官海之流亦固滯蓄以故一遇恒
暘赤地千里而莫之救也夫陂塘蓄泄前人經營以為
水計慮者甚悉也其始之稍隳以補苴易矣則廢而任
之以至於大壞而有司者猶莫以為意避擅興之嫌偷
恬靜之譽需秩滿遷次則去之耳後來繼今者又復盡
然非課之章程厲以誅賞此病不除故曰課功為急也

雖然滇之水利非獨此也鄧川之龍泉勢將蓄川永昌之疊水河每患淤塞其他源委當講者亦多矣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六

謹案卷十五第三十頁前二行巴延舊作伯顏今
改四十頁前二行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
今改前七行烏克遜舊作烏古孫今改

[illegible]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

墉

校對官庶吉士

臣嚴

福

謄錄監生

臣薛

翰

謄錄監生

臣蔣大

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百八十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七

土宜

水利三

徐貞明請修水利疏臣惟神京輦據上遊以御六合兵
食厥惟重務宜近取諸畿甸而自足夫西北之地夙號
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
備則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彌望徒枵腹以待

江南非策之全也臣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
山東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且不暇遠論即如都
城之外與畿輔諸郡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可皆
引之成田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
正以水利之未修也蓋水聚之則為害而散之則為利
今順天真定河間等處地方桑麻之區半為沮洳之場
揆厥所由以上流十五河之水而泄於猫兒一灣欲其
不泛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

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淀之稍高者皆如南人圩岸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此畿內之水利所宜修也臣又嘗考元史學士虞集建議欲於京東瀕海地方如浙人築塘捍水成田惜其議中格今自永平灤州以抵滄州慶雲之境地皆茭葦土實膏腴集議斷然可行當全盛之時河漕歲通而思患預防紛然獻議獨於集議尚廢焉未講若倣其意招撫南人築塘捍水雖北起遼海南濱青

齊皆可成田有不煩轉漕於江南而自足者其思患預防之深意又不止於開河通漕而已此瀕海之水利所宜修也議者或以水利久廢驟而行之必役重而民擾勢逆而功難臣以為不然蓋施為緩急在當時酌而行之耳民所素業者姑置勿問而荒蕪不治人所共棄者從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羣起以効力矣功力難施者姑置勿問而勢順費省功力易成者從而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而就緒矣順民之情因地之勢亦何憚而

不為哉伏乞敕下工部酌議覆請特命憲臣實心為國
為民者假以事權不沮浮議需以歲月不求近功將畿
輔諸郡及京東瀕海水利相度土宜率先修舉或撫窮
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稅或選健卒而分
建屯營或招南人而許其占籍諸凡招徠勸相俱許便
宜行事俟行之稍有成績次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地
方將江南歲運酌量改折助其費而究其功東南之歲
運漸減西北之儲蓄常裕不惟民力可紓而國計永保

於無虞矣

劉鳳續吳錄蘇之三江曰吳淞江曰婁河即婁江曰黃浦即東江昔嘉定尹龍晉以御史左官濬治吳淞百年以來淤滯民大被其利名之御史河方鑿地時獲一石上云得一龍江水通葢豫記之矣近巡撫海公復疏之後乃專官以憲令督視者累年葢吳利水稻其豐穰惟在水之節宣得其所昔單諤有書繼則沈憲副啓圖志尤詳實不越禹貢所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言也

農政全書淞江之側有小聚落名曰三江口酈善長云淞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口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載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口入五湖皆謂此也三江即禹貢所指者宜興士人單諤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水潴為太湖湖之水溢於淞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於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道遂築此隄橫截江流五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

三州之田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芟蘆叢生沙
沱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為民居民
田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
矣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芟蘆之地遷沙村
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
所以通糧運隨橋鉉開芟蘆為港走水仍于下流開白
蜆安亭二江使太湖之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
患必減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吳恩吳中水利記蘇州之地北枕長江東表溟海而水
泉之勢則與江平故曰平江郡然江水復高於海而平
江之水決之赴海則順導之出江則平是以禹開三江
於內地決震澤之潴由三江以入海而底定之功垂之
百代逮至有宋則因吳越錢氏舊議決湖水以入揚子
江而其地之高下不甚相懸所以易為通塞也唐人竊
見一時利害輕視禹跡不尋三江之舊而遂築長隄橫
截江湖之上凡四十五里以通漕舟今寶帶橋一路是

也所賴以洩湖波之怒下通吳淞者則有松陵治東之
出耳而元人又有垂虹石梁之築雖足以為公私病涉
之利而於東南經久之規殆未嘗有深思遠慮以及之
者矣故其橋洞雖設而梗塞日滋沙淤寢高而咽喉益
隘終不若宋時木橋之為得也今二橋不可去而三江
之上流實在於此今欲順其歸海之勢而議者欲去二
橋兩旁之塞大濬而擴清之使其深廣峻發此一說也
惟不得禹之故道而范文正公乃欲導之以出揚子江

於是有開濬白茆之議蓋因唐郡守李人原開常熟塘借湖水以救旱而後人因之以分太湖之水耳議者又欲分太湖之上流於是單諤欲開濬百瀆橫塘以分荆溪之流又欲濬石隄江尾茭蘆之地改木橋以通壅蘇文忠公獨取其說上之於朝乃謂雖增吳江一縣之稅顧二州之逋失者蓋不貲也獨以開江又不能經久通利於是郊亶論其不便蓋自沿江東自江陰逶常熟太倉一路高阜之地謂之垵身凡三百餘里闊厚亦不下

數十里其土麗而高燥脉理椎結此天所以限長江而
奠生民者也其中則為低下之田為圍百萬畝其南則
有太湖之壅憑陵於上一遇水滂則泛溢旁出以蕩沒
低田無所於救民命所寄國需所出遂為魚龍之宮識
治者蓋所不忍而必欲為之所者矣且水滂之年江水
必漲今鑿堦身以出湖波是引湖水以浸低田而出江
之流又未免為江潮之壅遏則倒流入田其勢亦易見
矣又江潮之入也常速出也常緩不幾歲月淤積泥沙

其塞可期而待也而其子邾僑復申其說識者又多採之今欲不廢已成之隄橋又欲疏通久長之利則必悉舉衆議而於奮入蕪湖之水限之不使東注復修常州十四瀆北出之防而下之江陰則於太湖之上流可以分殺矣又於吳江江尾之壅決去不疑而下開澱山湖以便吳淞江之入如是而始通白茆入江之路則可久得其益也永樂中夏忠靖公開濬白茆通八十九年而今開鑿不過二十年而塞者得非人力有缺也如錢氏

之撩淺軍歟得非隄防未至也如宋人之設閘留清駛以導之歟得非濬法未詳也如古之曲則深直則塞歟凡此皆可細究而通謀盡利之方厚民益國之務莫有急於此時者矣然置閘之法則不可比京口江陰之例蓋京口借江水以通漕不得不閘以禦其去江陰地居常熟之上江水尤高其外潮之入也有時而內水之出也有限故亦可閘非比白茆之口即今已一百餘丈矣若欲置閘則必厚築兩旁厚築兩旁則內水之出也益

隘將欲疏之適以阻之矣然欲留清水以滌淤沙則如

之何謂宜大疏兩旁支港使節節深濬橫置木閘大則

石閘俟潮來即閉潮退即開庶可少得導沙之益矣然

撩淺之夫則終不能廢也其撩淺之法募人為卒官為

雇值設四指揮以督事今若用之則指揮不必設而以

各縣治水縣丞主之官為雇卒而又有本府水利通判

督之於上使憂勤相須以期事功事不有益矣乎夫東

南諸郡國家之外府也而蘇之貢賦又半於東南一遇

旱澇至於逋亡者不知有若干人於茲矣隄防之修旱
暵之備寔有不可緩焉者若救旱之法則必先於近山
高阜之地多為積水池如前人開鑿穹窿支溝潴蓄雨
泉以待用而於垆身之地則使多穿陂塘而又必官為
之處上下提督則百錢石米之富可復見於今日也然
此其大略也來源去委並列於後

一太湖所受之水吳為澤國其藪具區其浸五湖又曰
震澤曰笠澤即今太湖也酈道元曰萬水所聚觸地成

川一自建康常潤宜興由荆溪以入一自天目宣歙臨
安茗雪諸溪以入周圍五百里浸洑三州而瀦聚汪洋
盈溢東注則皆東南出吳江奔流分三道以入海謂之
三江禹治之舊迹也

一三江遺迹史記正義吳地記所載三江並難尋究唐
宋土人所稱獨指吳淞一江為存耳今考之吳縣蠡塘
即俗人所謂鮎魚口北折經郡城之婁門者為婁江從
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淞其自大姚分支入

長洲縣界匯澱山湖東出嘉定縣界合於黃浦經嘉定之江灣青浦東北行名吳淞江者為東江

一太湖小支其東出胥口與別流匯於石湖復東行抵郡城折北至閭門婁東至常熟塘下入白茆浦其分水墩北走觀瀆橋散出楊涇者皆入常熟塘其合沙湖者入崑山至和塘直入太倉者歸於海及分合於吳淞江向東而行

一吳江右隄隔塞江路自唐元和中刺史王仲舒築石

隄以達松江糧運長亘數十里橫截江路隄外為江隄
內為湖雖橋洞僅通五十三處名曰寶帶橋而宣洩細
澁終不輕快回流積淤漸盤蘆葦而向所謂敵干浦
之江遂為淺渚平沙之境矣當時經制權宜實為有益
不虞水道漸塞竟為諸郡良田之梗也

一垂虹橋復阻東流之勢自石隄橫截江路所恃以東
注者淞陵治東之洩也但湖水為石隄所拘湍怒流急
遂折縣治之旁為二於是風濤盛而公私隔矣慶厯中

縣尉王庭堅作木橋以利來往而吳淞江獨眇然通利
至元泰定中州判張顯祖遂構石梁而虛洞列至六十
之外僅如管窺蓋不知前人立木之意也遂使流沙日
壅裏湖水而不得出而山原溪洞之來又成日至其泛
溢自恣瀾漫浸淫無怪乎其然矣

一澱山湖狹隘不能展舒吐納吳中諸湖惟澱山為最
下而界於崑山吳江長洲之間南屬華亭而太湖之水
入於淞江藉此以為傳送者也元時尚有僧寺特立湖

一夾浦橋不可立湖自大姚分支一從柳胥港瓜涇而北又一從吳江縣北門委直北至夾浦橋而入以下吳淞此僅一脉之存耳國初嘗有石梁為水齧廢而周文襄公乃使造舟為梁鎖兩端而中貫之以通行者至今為便而近者鄉人又謀疊石此政不可許也

一疏通次第夫旱暵之年來源必少霜降水涸可以賦功若使先疏上源則下流必壅合無先啓白茆之路乎其次則七丫浦又其次則吳江隄長橋之導而又其次

則理百瀆以北以下江陰之江分荆溪之注又次則理
宣歙九陽江之水以入蕪湖而中間各縣隄渠水實之
設則分投就近得利之家隨宜開浚則施工之日遂為
三州有秋之望矣

一開江始末夫田租始加於漢唐而徵輸遂極於後代
徵法愈倍則耕法愈詳何者民之苦於不得已也故沿
江之民鑿堦身以救旱而於其中低窪之處了不相涉
而水澇之年則太湖被隄橋之壅泛溢瀾漫而各縣之

低田遂成巨浸於是內水高而江水下而見者遂欲決之以入於江此開江之說所由起也暫時處置實為有益及至江水復漲則內水高而不得出亦有時而然者此皆一時所見而欲節宣不費永益良田以無失東南之利者則人事之修不可以不詳定也然禹治震澤則分疏東南之流以歸於海無紛紛多事而後人開江得一益或生一事至紛紜補葺煩切而不可救而又不能已者何也蓋自井邑丘甸之設則必有卒兩軍師之制

水利之興則江防不可不留意也一自江陰之江開始以通魚鹽之利耳而竟開北兵窺南之路偽吳守之以捍吳而國家得之以入金陵一自福山之江開為張士誠襲蘇之逕而國家亦因之以取吳一自許浦白茆之江開而金人每於此窺宋其後李寶破敵兵於此遂設許浦軍而白茆乃有制置節度之設宿重兵而恒恐其不足一自劉家港之江開而元人以之通海運交六國市舶而朱清張瑄之徒為患不絕其後二人招懷而海

邊之軍鎮遂相望而列矣然永樂中尚有倭賊之寇又設守禦千戶所於崇明沙今縱不能如禹之行水而上下煩勞則皆開江之利啓之也然地維開張本為國家之用而竊發時見未清消弭之源則其敦本厚民之實力田務農之政誠不可漫為之說者矣但積沙既為漲灘而富家因為已有是以客土恃勢力以負國暴水縱積怒以困民其害相因而不解也

復鏡湖議會稽山陰兩縣之形勢大抵東南高西北低

其東南皆至山而北抵於海故凡水源所出總之三十
六源當其未有湖之時水蓋西北流入於江以達於海
自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公臻始築大隄濬三十六源
之水名曰鏡湖隄之在會稽者自五雲門東至於曹娥
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陰者自常喜門西至於小西江一
名錢清凡四十五里故湖之形勢亦分為二而隸兩縣
隸會稽曰東湖隸山陰曰西湖東西二湖由稽山門驛
路為界出稽山門一百步有橋曰三橋橋下有水門以

限兩湖湖雖分為二其實相通凡三百五十有八里灌
溉民田九千餘頃湖之勢高於民田民田高於江海故
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於江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
民田而兩縣湖及湖下之水啓閉又有石碑以則之一
在五雲門外小凌橋之東今春夏水則深一尺有七寸
秋冬水則深一尺有二寸會稽主之一在常喜門外跨
湖橋之南今春夏水則高三尺有五寸秋冬水則高二
尺有九寸山陰主之會稽地形高於山陰故曾南豐陰

述杜杞之說以為會稽之石水深八尺有五寸山陰之石水深四尺有五寸是會稽水則幾倍山陰今石牌淺深乃相反蓋今立石之地與昔不同今會稽石立於瀕隄水淺之處山陰石乃立湖中水深之處是以水則淺深異於曩時其實會稽之水常高於山陰二三尺於三橋間見之城外之水亦高於城中二三尺於都泗閘見之乃若湖下石牌立於都泗門東會稽山陰接壤之際春季水則高三尺有二寸夏則三尺有六寸秋冬季皆

二尺凡水如則乃固斗門以蓄之其或過則然後開斗門以泄之自永和迄我宋幾千年民蒙其利祥符以來並湖之民始或侵耕以為田熙寧中朝廷興水利有廬州觀察推官江衍者被遣至越訪利害衍無遠識不能建議復湖乃立石牌以分內外牌內者為田牌外為湖凡曰牌內之田始皆履畝許民祖之號曰湖田政和末郡守方侈進奉復廢牌外之湖以為田輸所入於府自是環湖之民不復顧忌湖之不為田者無幾矣隆興改

元十一月知府事吳公希因歲饑請於朝取江衍所立
石碑之外盜為田者盡復之凡二百七十七頃四十四
畝二角二十二步計工度廬先從禹廟後唐賀知章放
生池開濬百餘日訖工每歲期以農隙用工至農務興
而罷然次鐸出入阡陌詢故老面形勢度高卑始知吳
公未得復湖之要領夫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豈有作陂湖不因高下之勢而徒欲資畚插以為功哉
馬公惟知地勢之所趨橫築隄塘障捍三十六源之水

故湖不勞而自成歷歲滋久淤泥填塞之處誠或有之
然湖所以廢為田者非直以此也蓋以歲月彌遠湖塘
既寢壞斗門堰閘諸私小溝固護不時縱闢無節湖水
盡入江海而瀕湖之民始得增高益卑盜以為田使其
隄塘固堰閘堅斗門啓閉及時暗溝禁窒不通則湖可
坐復民雖欲盜耕為尺寸田不可得也紹熙五年冬孝
宗皇帝靈駕之行府縣懼漕河淺涸盡塞諸洞門固護
諸堰閘雖當霜降水涸之時不雨者踰月而湖水僅減

一二寸湖田被浸者久之訖事決隄開堰放斗門水乃得去是則復湖之要又較然可見者也夫斗門堰閘陰溝之為泄水均也然泄水最多者曰斗門其次曰諸堰若諸陰溝則又次焉今兩湖之為斗門堰閘陰溝之類不可殫舉大抵皆走泄湖水處也吳公釋此不察弊弊從事於開濬亦誤矣故吳公所開湖纔數年皆復為田故湖廢塞殆盡而水所流行僅有從橫枝港可通舟行而已每歲田未告病而湖港已先涸矣昔之湖本為民

田之利而今之湖反為民田之害蓋春水泛漲之時民田無所用水而耕湖者懼其害已輒請於官以放斗門官不從相與什伯為羣決隄縱水入於民田之內是以民常於春時重被水潦之害至夏秋之間雨或愆期又無瀦蓄之水為灌溉之利是兩縣無處無水旱監司府縣亦無歲無賑濟利害曉然甚易知也然則湖豈可不復乎道聽塗說者方以闕上供失民業為說是不然夫湖田之上供歲不過五萬餘石兩縣歲一水旱其所損

所放賑濟勸分殆不啻十萬餘石其得失多寡蓋已相
絕矣湖之為田若蕩地者不過餘二千頃耕湖之民多
亦不過數千家之小利而使兩縣湖下之田九千頃民
數萬家歲受水旱饑饉而弗之恤利害輕重亦甚相遠
況湖未為田之時其民豈皆無以自業乎使湖果復舊
水常瀰滿則魚鼈鰕蟹之類不可勝食芡荷菱芡之實
不可勝用縱民採捕其中其利自溥何失業之慮哉次
鐸論載既畢又有援執舊說而詰之曰從子之說不必

濬湖使深必須增隄使高且懼隄高壅水萬一決潰必敗城郭於時為之奈何是又未知形勢利害者也夫水之湍急者其地或狹不能容於是有衝激決溢之患今湖之水源不過三十六所而湖廣餘三百里以其地容其水裕如也况自水源所出北抵於隄及城遠者四五十里近猶一二十里其水勢固已平緩於衝隄也何有且隄之去漢如此其久是必有虧無增今誠築隄增於高者二三尺計其勢方與昔同昔不慮其決而今顧慮

之何哉

陳橐夏蓋湖議橐前因至上虞境內過夏蓋湖而備究
湖田之為害實吾民今日倒懸之苦有不得不言者古
人設陂湖以備旱歲王仲薏建請以為田乃引鑑湖自
然淤澱已成田陸為說又有不妨民間水利之語其欺
罔甚矣

徐光啓曰凡湖皆自然淤澱但不
宜多作田以盡之使水無所容耳

然佃戶占請

之初各有畝數不敢侵冒當時湖之為田者纔十二三
佃戶止於高仰處作埭未敢涸湖以自便民田尚被其

利但瀋水不如曩日之多故諸鄉之田歲歲有旱處比
年以來冒佔不已今則湖盡為田矣以夏蓋湖推之諸
處可以類見索所知者止上虞餘姚其它四邑皆不及
知上虞餘姚所管陂湖三十餘所而夏蓋湖最大周迴
一百五里自來蔭注上虞縣新興等五鄉及餘姚縣蘭
風鄉此六鄉皆瀕海土平而水易洩田以畝計無慮數
十萬惟藉一湖灌溉之利今既涸之為田若雨不時降
則拱手以視禾稼之焦枯耳其它諸湖所灌注皆不下

數百頃植利人戶倚以為命而乃盡奪之一遇旱暵非
唯赤子饑餓僵踣道路而計司常賦虧失尤多雖盡得
湖田租課十不補其三四又况每遇旱歲湖田亦隨例
申訴官中檢放與民田等昨見上虞丞言曾蒙上司差
委相度湖田利害因點對靖康元年建炎元年湖田租
課除檢放外兩年共納五千四百餘石而民田緣失陂
湖之利無處不早兩年計檢放秋米二萬二千五百餘
石只上虞一縣如此以此論之其得失豈不較然民間

所損又可見矣但當時以湖田租課歸御前與省計自分兩家雖得湖田百斛而常賦虧萬斛嬖倖之臣猶將曰此百斛者御前所得也不妨湖田何以有此省計虧羨我何知哉今湖田租課既充經費則漕臺郡守固當計其得失之多寡而辨其利害夫公上之與民一體也有損於公有益於民猶當為之況公私俱受其害可不思所以革之耶建炎二年春邑民嘗訴湖田之害於撫諭使者使者下其狀於州縣上虞令陳休錫遂悉罷境

內之湖田翟帥以未得朝廷指揮數窘之陳不為變是
歲越境大旱如諸暨新嵎赤地數百里農夫無事於鉅
艾獨上虞大熟餘姚次之餘姚七鄉通江潮蔭注兼有
燭溪湖等數處不可作田不曾廢故亦熟而上虞新興
等五鄉被夏葢湖之利尤為倍收其冬新嵎之民糴於
上虞餘姚者屬路不絕向使陳令行之不果則邑民救
死不暇況他命乎夫以一縣令尚能為之橐之所望於
左右宜何如

王廷秀水利議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
東湖俗所謂前湖是也西南鄉之田所恃者廣德一湖
環百里周以隄塘植榆柳以為固四面為斗門礮閘方
春山之水泛漲時皆聚於此溢則洩之江夏秋交民或
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
如建瓴閘日可決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
矣唐貞元中民有請湖為田者詣闕投匭以聞朝廷重
其事為出御史按利否御史李後素銜命詢咨本末利

害之實錮獻利者置之法湖得不廢後素與刺史及其
寮一二公唱和長篇記其事刻石詩記湖之始興於時
已三百年當在魏晉也國初民或因淺淀盜耕有司正
其經界禁其侵占太平興國中鄆之惡民窺其利而欲
私之復進狀請廢湖朝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郎張大
有驗視力言其不可廢且摘唐御史之詩叙致詳緻記
於石刻熙寧二年知縣事張詢令民濬湖築隄工役甚
備曾子固為作記歷道湖之為民利本末曲折以戒後

人不輕於改廢也元祐中議者復倡廢湖之說值龍圖
舒亶信道間居鄉里痛詰折之記其事於林村資壽院
緣雲亭壁間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久之有俞襄復陳廢
湖之議守葉棣深罪襄不得騁遂走都省獻其策蔡京
見而惡之拘送本貫政宣間淫侈之用日廣茶鹽之課
不能給宦官用事務興利以中主欲一時佻躁趨競者
爭獻括天下遺利以資經費率皆以無為有縣官括民
膏血以應租數時樓異試可丁憂服除到闕蔡京不喜

樓而鄭居中喜之除知隨州異時高麗入貢絕洋泊四
明易舟至京師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遠局於明中
樓欲捨隨得明會辭行上殿於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
為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且欲造畫
舫百柁專備麗使作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
廷遣使上說即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舟而經理湖為
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僅二萬石於是西七鄉之
田無歲不早異時膏腴今為下地廢湖之害也

濬東錢湖議東錢湖一名萬金湖以其為利重也在唐
曰西湖蓋鄮縣未徙時湖在縣治之西也天寶三年縣
令陸南金開廣之宋屢濬治周圍八十里受七十二谿
之流四岸凡七堰曰錢堰曰大堰曰莫枝堰曰高湫堰
曰栗木堰曰平湖堰曰梅湖堰水入則蓄雨不時則啓
閘而放之鄞定海七鄉之田資其灌溉芟葑蕒蒔荷芡
滋漫不除湖輒湮塞淳熙四年魏王鎮州請於朝大浚
之是年二月七日准尚書省劄子為魏王奏然當時所

除茭葑未出湖堤既復填淤嘉定七年提刑陳覃攝守捐緡錢置田收租欲歲給濬治之費朝廷許其盡復舊址而後來有司奉行不虔田租侵移他用湖益湮寶慶二年尚書胡渠守郡請於朝得度牒百道米一萬五千石又濬之十月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各給券食祁寒輟工明年春夏之交役再舉農不使妨耕兵不使妨閱募漁戶徐畢之十月七日告成胡公猶懼其無以繼也奏以贏錢二萬八千三百四十

七緡有奇增置田畝合舊穀額俾贏三千令翔鳳鄉長顧永之主之分漁戶五百人為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焚葑之生則絕其種立管隅一人管隊二十人以轄之有旨悉如請自此不難葑者十六年幾無湖矣淳祐壬寅冬浙守陳塏因歲稔農隙命制幹林元晉僉判石孝廣行買葑之策不差兵不調夫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交葑給錢各有司存初至數百人已而棹舟裹糧至者日千餘可見遠近樂趣向也淘湖所收率以佐郡

家夫遣至此方全為淘湖之用元大德間世家有以湖
為淺淀請以撩田若干畝入官租者時都水營田分司
追斷復為湖延祐新志所謂欲塞錢湖此其漸也後因
鄉民告有司舉行淘湖拘七鄉有田食利之家分畝步
高下量撥湖葑隨田多寡濶狹俟浚之積葑於塘岸然
宿葑春泛冬沉次年復上則有司所行為具文耳近年
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焚葑不泛荷芡蓴蘆生之者
鮮然未足恃也但大旱之年放水湖下一舉而涸知其

積淤年久蓄水至淺東鄉河道又皆淺澁舊稱一湖之水可滿三河半今僅一河而竭是可憂也又况職守者不謹關啓硯間傍湖人民通同漁戶每於水溢之時乘時射利私自開閘網魚洩水無度沿江堰壩又失修理日夜傾注於江防旱之策果安在哉其原置買葑田畝自元收入官明因之洪武二十四年本縣耆民陳進建言水利差官來董其事於農隙之時令七鄉食利之家出力淘浚雖能少除葑草而根在復生况湖上溪澗沙

知梁子之議可行而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最高仰者割為陂湖先均其稅額於衆利之民次營別業以招失田之戶大展陂岸使廣而多受雖亢旱之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廣及沾潤一番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况陂湖之利魚鰕雜產芡葦叢生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注衆流復積前者既瀉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逾此者故孫叔敖之芍陂汝南之鴻却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

非為民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於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民自辦民可樂成不可謀始若出力任事維存乎人必須久任之方可有成功

也 俞汝為曰海邊斥鹵地方恃護塘隔絕鹽湖雨水洗去鹵性有圍築成田者築堤鑿河引內湖之水以資灌溉而水遠難致雨澤稍稀便乏車救十年三熟此與山鄉地形勢相類近年民間告明官府豁除掘損田畝之糧於田心中開積水溝為夏秋車戽計凡溝漚多處其田多熟或於遠宅開池則近宅之地必有收成此蘇松沿海地方試之有成效者但細訪老農云每十畝之中用二畝為積水溝纔可救五十日不雨若十分全旱

年分尚不免於枯竭况一畝乎大抵水田稻苗全賴水
養炎日消水甚易以十日消水二寸計之五十日該消
去田間水一尺即二畝溝中亦不免於消水總計其潤
是溝中常有五六尺之積斯足用耳豈可望於夏秋亢
旱之日且稻苗生長秀實該用水浸溉一百二十日十
畝取二畝作積水溝僅救半旱斯言非謬必於山原上
勢相視窪下可蓄水處築圍大澤或環數里或環數十
里上流之水涓涓不息庶足救濟全旱矣嘗與潘知縣
鳳梧熟論西北懇荒之要潘云
若計開田先計潴水真確見也

林應訓興修水利文移稿為照溝洫圩岸皆以備旱潦
而為三農之急務人人所當自盡者縱使官府開深江
浦而各區各圖之溝洫圩岸不修則終無以獲灌溉之

利杜浸淫之患也除幹河支港工力浩大者官為估計
處置興工外至於田間水道應該民力自盡為此酌定
式則出給簡明告示緣圩張掛仍刻成書冊給散糧里
令民一體遵守施行

一定式樣以便稽查吳中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
大都低鄉病澇高鄉病旱不出二病而已病澇者則以
修築圩岸為急圩岸既各高厚雖有水溢自難潰入而
淹沒之矣病旱者則以開濬溝洫為急溝洫既各深通

雖遇旱乾自可引流而灌注之矣况開渠者勢必置土於圩旁築圩者理當取土於溝內二者又自有相成之機今後不必差官泛然丈量該府縣止分別孰為低鄉當急修圩孰為高鄉當急開渠每年府縣水利官先時議定開築之法如開溝洫不論舊時疏通與否其闊即以兩旁老岸為主其深務以一丈二尺為率若相地宜應加深闊者聽決不許減少前數挑起之土務要置在舊隄之內就便護隄庶使雨水不能淋漓復流於河如

附近有低田堪以培高者即以其土培之亦可至於極高地方不用隄岸而土無堆放者亦即就靠內一邊攤放蓋高鄉多種荳棉一時不妨陸種挑得河深則灌溉自利內中田畝仍自不妨於水種也若惜此尺寸之地弗令攤土沿河堆積復入河中無水灌溉則內中田畝悉成枯槁矣至於築圍岸不論舊時完固與否其底闊務要一丈其面闊務要六尺其高如底之數若應加高厚者聽決不許減少前數如田過五百畝以上者便要

從中增築一界岸一千畝以上者便要從中增築二界岸每界岸底闊四尺面闊二尺高與外圩平岸旁仍可栽種豈麥如極低鄉或近河蕩深處難於取土令民於圩內傍圩田起土增築岸外再築圩岸一層高止一半如階級狀岸上插水楊圩外植茭蘆以防衝激取土之田計所損量派各田出銀津貼俟陸續築取河泥填平照舊耕種永無後憂是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也若互相吝惜不分界岸即如今年靈雨連旬洪水一發車救

不前全圩無望矣又有一等低窪田畝嵌坐中心無從蓄洩有願開鑿通河運泥增高者聽廢田之價衆戶均認廢田之稅牽攤本圩照此式樣給示遍諭委官分頭區畫每一圩為一圖明白貼說前件每一圖作二本一送縣備照一付圩甲諭衆俟至冬十月刻日出示興工一定夫役以杜騷擾各鄉溝洫圩岸雖有長短廣狹不齊然不過為一圩之田而設也故田少則圩必小田多則圩必大而環圩之溝洫因之此水利此圩之田則當

役此圩有田之戶矣各縣即令塘長備開某圩周圍若干丈外環溝洫若干丈圩內之田若干畝某人得業若干畝共該圍岸若干丈不論官民士庶隨田起役各自施工如田橫闊一丈者築岸一丈

徐光啓曰此法誤要須計算本圩之田與

本圩之岸平分丈尺不宜偏累近岸之田開河亦然多有一家數畝狹長之田全並河岸者既盡壞其田復盡用其力非偏累乎橫闊十丈者築岸十丈開河亦然對河兩家

各開其半溝頭岸側非一家所能辦者計畝出夫衆共協力挨序編號置簿稽查仍備載前圖之後興工之日

塘長不必沿門催夫徒取需求科派之議先期五日插標分段責令圩甲布告各戶某日興工聽其至期各行照段用力如式挑築

一設圩甲以齊作止塘長之設舉一區而言之也一區之中各有數圩計當僉殷實之家充之但一時僉報諸獎俱生或圖展脫或營冒充無不至矣各縣不必僉報即以本圩田多者為之雖其殷實與否不可知然其田既甲於一圩之中則其人自足以當一圩之長矣興工

之日塘長責令圩甲躬行倡率某日起工某日完工庶
幾有所統領而無泛散不齊之弊中有業戶不聽倡率
聽其開名呈治如圩甲不行正身充當或至別行代頂
查出枷號示衆是圩之有甲也專為本圩修濬而立工
完即罷非如里長有勾攝之苦亦非如塘長有奔走之
煩雖一時倡率不無勞費然利歸其田又非若驅之赴
公家之役者等也

一嚴省視以責成功訪得常年非不議行修濬而水利

之官多不下鄉乃使各區塘長至縣報數或朔望遍結而已如此虛文何益實事今後興工之日各塘長圩甲務要在圩時時催督開濬工完未可便行開壩放水俱聽各府縣掌印官并水利官分頭親勘如一圩不完責在圩甲一區不完責在塘長輕則懲戒重則罰治本院與該道又不時間出以察之如一縣中有十處不完責在縣官一府有二十處不完則官又有不得不任其咎矣

一禁侵截以通便利訪得各鄉水利原自疏通近多豪家適已自便於上流要害廣插茭菱稍有淤墊即謀佃為田所司不察輕付執照亦有居民貪圖小利竭澤而漁沿流置斷及有挑出田內泥土增廣田圩堆放竹排木排橫截河港甚有上鄉全賴湖水灌溉奸猾人戶乃於浦口下流設堰橫截百般刁難然後放水入內又其甚者假以報稅起科遂侵為己物潛水專利以致田地灌溉無資若不通行嚴禁終為水道之梗今後各府縣

水利官責令各塘長圩甲凡有侵截之家即便報出姑
令改正免罪至於灘田先年曾經丈量收入會計冊內
無礙水道者姑聽如舊其未經徵糧者盡數報官開除
荒政要覽萬厯戊子年水大蘇州自沈湖澱湖三泖抵
松江一望滔天河水高出田間數尺其一二隄岸高厚
處仍有不妨插蒔者乃知大澇時吳田盡可作湖百姓
生命寄於隄岸蓋沿河隄圍阻截水勢成田田間各自
成圩又藉圩岸隔斷若隄岸不堅緻卒然崩潰諸農作

魚鼈矣蘇松地形卑下當震澤委流數郡山原之水從此入海若非年年濬渠築圍田卒汙萊在所不免

徐光啓量算河工測驗地勢法一量某河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共實該應開河幾何丈尺每步五尺每二十步立一木界椿編定號數自某處起天字一號盡十號又起地字一號盡十號直編至某處止要見若干號數若干丈尺

每丈尺俱用官尺
算每二步折一丈

一量每號木界椿下雨岸準平相去今闊幾何丈尺木

椿下老岸至河中心水底今深幾何丈尺算兩岸斜平
至底見在河身空處每丈已得幾何方數中有坳突又
用法加減實該河身空處每丈已得幾何方數今照原
議或新議所酌定河面應闊幾何丈河底應闊幾何丈
應加深幾何尺算該木椿下兩老岸各去土幾何尺河
底中心去土幾何尺河岸兩傍各去土幾何尺此號內
十丈河身中共該起土幾何方數兩岸各用步弓量至
二十步足此岸下定木椿人足抵椿立對岸人亦於步

盡處站樁上人將矩度對岸準平對岸人豎起套竿攢繩取直將套夾靠定套竿漸移向下兩岸取平對岸人即於平處站定或用土石記定樁上人用矩度對準人足或記處看直景何度何分用地平測遠法算得河面闊處河狹者只用竹筏活步弓對岸量亦得次將丈竿豎起河中心攢繩取直將矩極對準水面丈竿盡處用勾股量深法算即得木樁至水面股數再加水深數即得河底深數或用重矩勾股量深法亦得或於水際

兩傍取平對準椿頂用重矩重表勾股量高法算亦得
或不用算法逕將套竿套定橫尺用豎尺那移逐步量
下至水際總算豎尺多少數亦得或只於水次豎起一
竹竿攢繩取直依前兩岸取平法椿上人用矩極照看
亦得後二法於淺狹河道用之尤便次將兩岸闊數河
底深數用積方法算即得河身見在每丈已得幾何方
數中有坳突亦用套竿量取高下小步弓量取圍徑用
堆積法扣算加減即得現在實該河身方數次將議定

河面應闊之數比照原闊應加幾何用木石記定即於兩岸記處用套竿量至折半處即今應用河底中處比原椿深幾何比照今議應深幾何即得今應加深幾何或用二繩各長如今議闊數之半中用轆轤交接復用一繩記取尺寸繫權墜下亦得或中繫方空木用丈竿溜下亦得次于新河底中處用套竿量開如新議河底闊數盡處記定視其高下即知今應加深左傍幾何右傍幾何次將兩老岸加闊河底加深河底兩傍加深五

法用積方法總算即得此號內十丈河身中共該起土
幾何方數註入號簿

一量見在河身面闊底深酌量坍定之數折中議定今
應開面底二闊丈尺數及加深尺數河身底面腰深廣
必須三法相稱方得上下相承不致坍壞若河底深闊
岸勢高峻不免隨時崩坍開闊河底虛費工力似應用
前量深法量今木椿下至河底算定勾幾何股幾何弦
幾何量取數處便見何等勾股方得免坍今新開勾股

欲依舊數量行加勾減股不致大段懸絕大率要令勾數少於股數則弦上陂陀不致坍塌損兩股之間即河底闊數就令稍狹政自無妨

一用衆測水驗今河底深淺酌量加深之數今見在河底深淺有不同若酌定加深尺數一概開濬即深者愈深淺者仍淺水走不順極易填淤且前量下椿編號止據見在老岸未免高下不齊所云量深諸法亦止據號椿下至本號河底未得通河準平就用矩極以漸量算

亦止能測驗地勢若水走之勢西高東下仍與地勢稍異必須水準方平但長流之水消長不易隨流測量一人可就北方潮汐每日再消再長時刻不同測驗未易必須用衆同時量度相應照前編定號椿若干即每椿用兵夫一名各帶短槍或木棍一根不拘大小刀一把每隊長另帶銃一門并火藥火繩藥線諸物照號椿編給號票令各守號椿約潮退將涸未漲時合境火礮應聲俱發礮響後各兵夫悉于各號河底中心將木棍量

定水痕用刀刻記回繳號票隨驗所刻水痕尺寸註定
票上編成號簿逐一扣算酌量加深之數即河身砥平
不致停積渾水以成淺淤若行此法與矩極參驗用前
量深加闊之法便可絲毫不爽

一河工完後考驗課程果否如法河面河底闊數量法
具前兩岸弦上用繩取直考驗俱易惟獨深數易殺如
留取樣墩即可培高如釘下樣樁便易拔起別有用活
絡樣樁者亦可挖井取出有打水線者亦恐中途積水

作槩有用輪車推驗者河闊便難造施用有用木鵝推移者難施於未放水之河今只用前量深諸法如極深極闊者宜用勾股度高度深法如河身稍狹欲求便易即用套竿漸量法或慮遣委工役宛轉欹斜那移作槩即用轆轤下繩方空下竿二法其轆轤方空或加三或加五以驗底闊弦直尤便此二法須極力挺直纔得取平無法可令加高毫末即令開河工役自用量度亦難作槩

一量所開河某境起至某處如前法已得曲折弦若干
丈尺今欲知直弦幾何丈尺東西直股幾何丈尺南北
直勾幾何丈尺東邊地形下于西邊幾何丈尺要見本
處地形沿河而來幾何丈而下一尺東西直股幾何丈
而下一尺南北直勾幾何丈而下一尺其大勾股之弦
于二十四向中當作何向先於某境第一號量至第二
號用繩取直下定指南鍼審定繩直于三百六十分度
內定是何向註于號簿如河岸迴曲一號中可分作二

或作三四格定註實格完又用矩極于第一號上立一人持丈竿取直于第二號上立對準取平又互換覆看對準取平即知第二號下于第一號幾何尺寸註于號簿每號俱用此二法至號盡而止事畢布算先將逐號小弦依本號坐向與子午鍼對算即知小勾幾何與卯酉鍼對算即知小股幾何逐號算成小勾股註于號簿次將小勾積算即知大勾小股積算即知大股以大勾股求弦即知大直弦丈尺以大勾股依子午卯酉鍼上

取弦即知大直弦于二十四向中定作何向又用矩極
所測高下分寸積算便知二境相去高下之數亦便知
沿河而來每幾何丈尺而下一尺次用大勾股歸除之
即知直股上每幾何丈尺而下一尺直勾上每幾何丈
尺而下一尺

又看泉法取過泉過泉者乃山泉遠來大旱不絕其流
橫來將下流作壩水隨壩長乃無限之水又看流之緩
急緩者源小急者源大又看嚴冬不凍其氣如霧即春

夏用水之時又無竭涸之患此過泉之當取也

又棄仰泉仰泉者乃地泉也其泉即從本地而起水來有限不能隨壩長有限之水即有鉅河其流必緩嚴冬必凍用水之時必有乾涸之患矣此仰泉之當棄也又源大亦可用也過泉孰非仰泉乎

又有大河如涿州拒馬河固安渾河其水皆可用顧非動支朝廷錢糧築堤建閘鉅費堅固此水不敢用也

又王鶚用拒馬河水以鑄泉余數舉以問人無應者亦

金方口人卷十七
激取之法也

又凡看地勢壅水田可蓄可洩即可田矣入水之處地勢宜高洩水之處地勢宜低水能行動看其下稍愈低愈妙可無淹沒之患矣北邊于夏至後時發泓波地勢宜平坦廣闊則無衝激之患矣土色不拘黃黑堅則為佳土鬆總是漏水地取土作圍注水于內水不漏去此土即可田矣

土鬆別有用處何必水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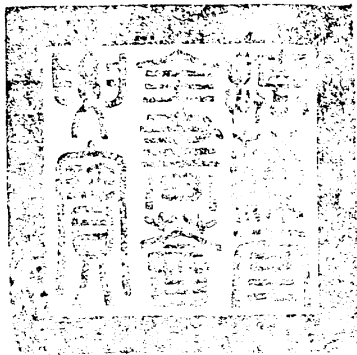
地內稍有石子不妨農事如

是純沙則不可用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
授時通考
卷十七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